乘院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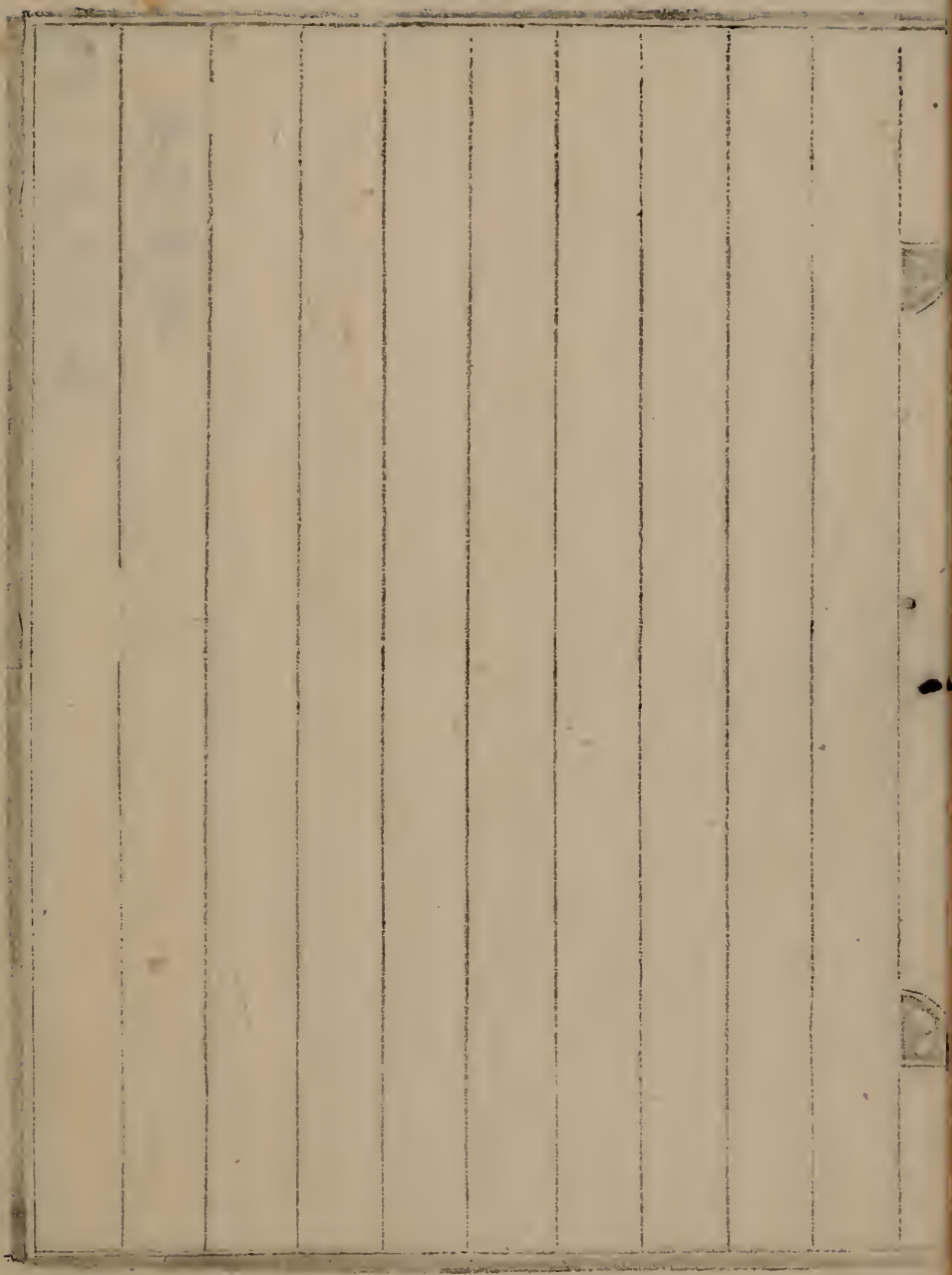
龜川先生別集

龜川先生別集

樂院故事

龜川先生別集

樂院故事



龜川先生別集

樂院故事

上篇

宗廟　永寧殿樂章註說

迎神

世德啓我後於昭想形聲甫〻薦明禋綏我賚思成

奠幣

菲儀尚可交承筐將是帛先祖其顧歆式禮心莫〻

進饌

執爨踖〻登我俎豆俎豆既登樂且和奏苾芬孝祀

維神其右

初獻熙文　保太平十一聲

列聖開熙運炳蔚文治昌願言頌盛美維以矢歌章

謹按此章引入獻官

基命

於皇聖穆浮海徙慶歸附日衆基我永命

謹按此即　穆祖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初　穆

祖在全州因官妓之事與知州有隙知州謀害之

穆祖徙居江原道之三陟縣民之願從而徙者

百七十餘家後新除按廉使與　穆祖有宿嫌

穆祖聞其將至挈家浮海至咸吉道德源府居焉
百七十餘家又皆從之
歸仁
皇矣上帝求民之莫乃眷奧區乃遷明德仁不可失
于胥景從其從如帝匪我之私匪我之私維仁之歸
維仁之歸誕啓鴻基
謹按此即 翼祖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 翼祖
在斡東避女真諸千戶至赤島遂陶穴而居斡東
之人聞 翼祖在赤島皆歸焉後還居德源府慶
興之民從之者如歸市

亨嘉
於皇聖翼祗服厥辟聖度繼至眷倚斯篤大亨以嘉
景命維僕
謹按此即翼祖度祖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
元世祖征日本天下兵船會于東海翼祖亦以
朝命来會初穆祖歸于元元以為五千戶翼祖承襲以元朝之命来會見忠烈
王至于再三益恭益虔王曰卿本士族豈忘本乎
今觀卿舉止足知心之所存矣度祖繼志来朝
忠甫王錫賚益豐所以勸忠也
輯寧

雙城澶漫曰惟天府吏之不職民未安堵聖桓輯寧流離卒復寵命是荷封建厥福

謹按此即　桓祖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雙城邊遠撫綏失宜民稍ㄴ流徙則命　桓祖主之民由是得安其業後　桓祖来朝王迎謂曰撫綏頑民不亦勞乎

於皇聖祖適駿厥德仁綏義服神化隆洽憬彼島夷及其山戎孔淑以懷莫不率從舫之揖之款我繹ㄴ於赫厥靈通妥遠甫

謹按此即　太祖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　太祖

受命以後聲教遠被島倭革面来朝復通商賈南
道之民安心眞居東北一道本肇基之地也畏威
懷德久矣野人酋長皆来服事東征西伐靡不從
焉

顯義

於皇我聖考戡難保宗祏謳歌輿望隆敦讓顯義德
謹拔此即　太宗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　太宗
平定鄭道傳之亂時人皆欲請於　太祖以為世
子　太宗固讓請以　恭定大王為世子　恭靖
大王曰當初建義開國至於今日之事皆是靖安

之功我不可為世子　太宗讓益固
龍光
天子方濟邦人憂惶聖考八葵忠誠以彰媚于天子
赫哉龍光
謹按此即　太宗事也龍飛御天歌　太祖朝天
子以本國遣人說誘女真潛度鴨綠江等事下手
詔責之上表辨明天子以表辭倨傲益怒令遼東
毋納朝鮮之使使臣至遼東不得入而還者凡五
輩　天子遣使諭　太祖送親男　太祖謂　太
宗曰　天子若有所問非汝莫能詳對　太宗曰

臣為　宗社大計豈應辭避奉笺如京師　天子
引見再三　太宗敷奏詳明　天子優禮遣還乃
命開通道路
貞明
思齊聖母克配乾剏甚宜厥亂贊謀允臧猗歟貞明
啓佑無疆
謹按此即　元敬王后事也龍飛御天歌鄭道傳
之亂　元敬王后與弟大將軍無咎及無疾謀之
兵仗鞍馬皆潛整備以待之及變作籍　后所備
兵仗後　太宗即位封王妃冊文有曰能決策而

提甲弼成定社之功爰獲紹於丕圖亦多資於內
助
大猷
列聖宣重光敷文綏四方制作既明備大猷何煌
謹按此章總稱列聖文德
繹成
世德作求率維救功光闡大平禮樂方隆左纛右翟
曰既九變式昭光烈盡美盡善
謹按此章引出獻官
亞獻昭武　定大業十一聲

天眷我列聖繼世昭聖武廣揚無競烈是用歌且舞

謹按此章引八獻官

篤慶

於皇聖穆建牙于朔適篤其慶肇我王迹

謹按此即　穆祖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　穆祖

挈家浮海至咸吉道德源府居焉既而歸于元元

以　穆祖為五千户所達嚫花赤東北之人咸歸

心焉　王業之興自此始

濯征

頑之豪擾雙城我聖桓于濯征狙獷亡拓我疆

謹按此即　桓祖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元奇皇后凡大司徒輸潛通雙城叛民結為黨援謀逆王諭　桓祖曰卿宜歸鎮吾民脫有變當如吾命命以柳仁雨金元鳳等收復雙城等處仁雨等逗遛不進王聞之授　桓祖火府尹階中顯遣兵馬判官丁臣桂傳旨內應　桓祖聞命即刻啣枚就行與仁雨合兵攻破雙城總管府總管趙小生千戶卓都卿棄妻子夜遁於是按地圖收復諸城

宣威

咨麗失馭外侮交熾島夷緣隙納寇恣睢紅巾氛烝

元餘嬰顯孽僧跋扈胡甩陸梁於皇聖祖神武誕揚
載宣天威赫、堂、
謹按此即　太祖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辛昌教
太祖文曰歲辛丗闕賊紅巾賊犯京國家播遷卿佐
大相克讎幺醜以復京都胡人納冷出犯我東北
鄙至高州之境卿卷甲兼行逐出疆外歲癸卯廢
孽德興君高麗忠宣王孽子塔思帖木兒寄為僧忠定王三年奔于元舉兵八
西鄙卿率輕騎挫其鋒銳歲丁巳倭奴寇海州卿
獨身先士卒擊之幾盡歲庚申倭奴自鎮浦下陷
橫行楊廣慶尚全羅道之境焚蕩郡邑殺掠士女

三道蕭然卿出萬死不顧之計率其麾下鏖戰引月之驛捕獲無遺民賴以安其行師也動遵紀律秋毫不犯民畏其威民懷其德雖古名將何以加焉

神定

愾我敵戒虎貔鼓厥勇若翰飛動九天正又奇螗斧亢旋自糜竹斯破孰我支眷定武神之為

奮雄

我雄我奮如雷如霆胡堅莫摧胡險莫平連連安安奏我訊馘神戈一揮妖氛倏廓無侮無拂祚我東國

謹按此二章總稱　太祖平定諸賊威德
順應
麗主拒捍敢行稱亂我運神斬我師我返天人協贊
謹按此即　太祖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高麗辛
禑托以獵于海州白沙汀發五部丁夫為兵幸西
海道實欲攻遼也　太祖極諫其不可左右軍渡
鴨綠江屯威化島　太祖乃諭諸將曰若犯上國
之境獲罪　天子　宗社生民之禍立至矣盡與
卿等見王親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以安生靈予諸
將皆曰唯命是從於是回軍渡鴨綠江時霖潦數

日水不漲及旋師繞渡岸大水驟至全島墊沒人
皆神之
寵綏
義旗載回頒乃多助天休震動士女悅豫徯我寵綏
壺漿用迎既滌穢惡東海永清
謹按此即　太祖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軍行未
西之前有童謠曰西京城外火色安州城外烟光
往来其間　李元帥願言救濟黔蒼未幾有是變
時民間又有木子得國之歌是行也軍中皆歌之
太祖每戒軍士汝輩若犯乘輿予不甬赦奪民

一瓜亦當抵罪自西京至京城從禑臣僚及人民
以酒漿迎謁太軍者絡繹不絕　太祖由崇仁門
入都人男女爭持酒漿迎勞軍士街童巷婦爭挽
車開路老弱登城望之歡呼踴躍翌日禑出適江

華

靖世

佼孤臣煽禍攙我皇考克炳幾神謀定世以靖

謹按此即　太宗大王事也龍飛御天歌奉化君
鄭道傳宣城君南誾等謀欲擅權貪立幼孽將欲
去諸王子　太祖寢疾道傳等托議移　御事召

王子八内欲因以作亂　元敬王后與弟大將軍無咎及無疾謀之兵仗鞍馬皆潛整備為應變計以待之及變作事出倉卒　太宗出延秋門專籍后所備兵仗道傳閻萼皆伏誅又謹按　獻陵神道碑曰　太祖不豫權臣朋家聚黨有欲挾幼擅政以肆已志者禍發斯迫　太宗炳幾殲除赫整

梟夷匪茹虔劉我圉爰赫我怒爰整我旅萬艘駕風飛渡溟渤乃覆其巢乃擣其穴譬彼鴻毛燎于方烈鯨波乃息永奠鰈域

謹按此即　太宗大王事也　太宗行狀己亥七月對馬島倭賊犯邊王分命諸將以舟師攻破其島云今稽前後疏章與啓辭狀議皆以赫整一章為　世宗廟樂此恐考之未詳也

謹按　世宗行狀曰對馬一岐等島倭賊侵擾上國沿海之地又犯我南邊將擒捕之其逃還本島者　王使人諭其島主島主不敢隱悉皆捕送　王以賊狀掠上國干犯天誅未敢擅便即將失刺沙也門等六十名械獻京師云考諸　英陵神道碑亦只如此據此論之　太宗時則分命諸將

以舟師攻破倭島　世宗時則倭之来犯南邊者擒捕焉逃還本島者喻其島主捕誅焉　兩朝征倭事實不同又自如此而赫整章曰爰赫我怒爰整我旅萬艘駕風飛渡滇渤乃覆其巢乃擣其穴今以樂章辭意言之其指　太宗朝遣將攻破倭島而初非　世宗朝喻島主捕来逃倭者明甚況顯美龍光請世三樂章皆是　太宗朝事而或稱　聖考或稱　皇考則樂章之始成於　世宗朝可知矣然則據文昭武兩樂章稱述　祖宗之功德者始於　穆祖之浮海止於　太宗之征倭更

無可疑赫整之當為　世宗廟樂云者果何所據耶

又按　國朝野乘及　獻陵神道碑則戊戌八月　太宗禪位于　世宗已亥五月往征島倭征倭之役果是　世宗朝事而芚伏惟念　太宗雖已禪位尊為上王尚於軍國大事親自總攬征倭之時籌策指揮蓋出於上王故是以　獻陵神道碑錄其事績而　世宗行狀不復言之矣然則征倭雖在　世宗之朝赫整童則本為　太宗撰出無可疑矣

重光

於皇宣祖峻德重光格天昭誕正我宗祊抗義除凶
奠我封疆受釐啓後悠久熾昌

謹按此即　宣祖大王事也　宣祖行狀雪先系
之積誣而垂光國之烈却淌天之強寇而成再造
之積功在宗祊業煖中興

又謹按此章以丙寅追撰時禮曹啓辭見之則當
在於溟文貞明之下而取考院上歌詞冊則錄於
此處又考時用保冊則錄於大猷之下又錄於赫
征之下未知其由也

永觀

於皇列聖世有武功盛德大業曷可形容我舞有奕
進止維程委委佗佗永觀厥成

謹按此章引出獻官

徹籩豆

仰盛于豆于豆于籩有飶其香来假優然我禮既成

告徹維虔

送神

禋祀粹度神康樂而洋洋未幾回我倏而霓旌衍佛
雲馭邈而

龜川先生別集

樂院故事

下篇

公為禮判建言廟享奏樂只以國初詞臣所創定若而章分侑列　聖神位其事功各異不相合着無以格思請一室各撰一章俾安神道　上方咨議未遑焉出芝川集

禮曹天啓丙寅啓辭出月沙集下同

曹　啓曰　太廟樂章實錄相考未啓後樂章何至今不為製進乎問于該曹以啓事　傳教矣此事上

年秋間因筵臣吳允謙啓辭本書覆啓　世宗以下列　聖廟樂絓亂以後書籍散失無憑可考實錄考出後如無見錄之處則令大提學提學製進用之事啓下後今年三月春秋館堂上下去江華　實錄考見書啓內但有　翼祖度祖桓祖　太祖恭靖大王太宗世宗並七室樂章而此則似是附廟時樂章此外無之云非但與樂學軌範所載各室之樂互有加減樂章之辭全不相同未知其由樂學軌範成於成宗末年而只載　世宗以上之廟樂　文宗世祖睿宗以下之廟樂則不載爲厥後自　中宗至我

宣祖皆無樂章宣皆放過而闕耶無乃廟樂當從最尊故只貧　太祖太宗功德而其下則別撰樂章通用於各室耶其曰赫整乃　世宗廟樂而辭意全貧島夷戡定之功故雖非最尊而亦有廟樂耶　世宗以上廟樂既用之後繼之以大猷繹成永觀等樂章其辭則曰列聖宣重光又曰世德作求率維救功又曰於皇列聖世有武功此似是通用各室樂章也但宣廟則有光國重興之烈似當別為廟樂而特未及舉行耶至於　穆祖翼祖度祖桓祖廟樂則既移永寧殿之後則不當疊用於　宗廟而曰循疊用

故四祖及三室廟樂次、延至於八九室極為未安
今後四祖樂章只用於永寧殿而　宗廟則自熙文
隆化而始用則似不至於紊亂矣各室樂章追製補
用事則非但近日曰詔使多事臣等識見荒陋未知
合當與否不得容易議　啓請更議大臣定奪何如
傳曰依啓
又啓曰曰筵臣所啓本朝樂章大臣收議儒臣博考
入　啓傳曰知道令禮官議定事　傳教矣各室樂
章追製補用事則臣等之淺見所未到前日啓辭中
以廟樂當從最尊故只貿　祖宗功德而其下大畝

繹成昭武永觀等樂章則通用於　列聖之意略為
陳稟矣至於基命歸仁亨嘉輯寧則乃四祖樂章以
常情觀之則四祖既移　永寧殿似當只用於　永
寧殿意以為遹遷之後或致因循不改而然矣今更
及覆忝商則　太廟樂章非但載於樂學軌範亦詳
載於五禮儀　宗廟樂章迎神奠幣進饌徹籩豆送
神皆是　列聖通用之辭而初獻則以熙文引入以
基命以下九章及繹成引出而為一曲舞亞終獻以
昭武引入以篤慶以下九章及永觀引出而為一曲
舞其於　永寧殿則曰樂舞與　宗廟同以此觀之

四祖既祧之後　太廟曰用四祖樂章　永寧殿亦用　太祖太宗樂章明矣必非放過之致亦非曰循之過自　文宗至　成宗之室樂章皆不載於樂學軌範及五禮儀蓋各室之樂則樂章長而奠獻易樂縕始而獻已畢矣勢必縕奏縕輟不成曲舞故作為一樂始貸先德終貸列聖以為通用之樂其意似非偶然歌頌先德奏於列聖之室允協情文是實周頌執競之遺意也儒臣博考中所謂西漢則只就功德茂盛之處而製樂夏侯勝之論亦足為證也宋朝元朝似有各室之樂而其用之制不得其詳至於皇朝

則　太祖太宗各有樂章而仁廟以下通用之無乃
樂學軌範撰定時參考此等典禮而為之耶廟樂莫
大之禮臣書不敢擅便請更議大臣定奪如何　傳
曰允
又啓曰以　太廟樂章議大臣草記　傳曰依議施
行且　宣祖廟似當別有樂章議大臣定奪事　傳
教矣議于大臣則左議政尹昉以為前代帝王雖非
創業之主而有功德於民則廟樂亦有別章　宣祖
大王既有光國中興之偉烈別製樂章以用之意前
日臣於收議中已盡陳達伏惟　上裁右議政申欽

以為　宣祖大王樂章依　上教撰出用之宜當若其叶於樂舞與否在該曹令樂師等講究施行伏惟　上裁大臣之意如此　上裁施行事八啓依議事傳教矣各室樂章不為各製之意則前日已為考據禮制定奪啓下矣　宣祖大王有光國中興之烈別製樂章用於廟享允協神人之望依　上教令大提學撰出用之為當但其叶於樂舞與否則問之梨園老樂師則渠等但習樂譜奏於登歌而已添入新章諧於某律叶於某舞則不能詳知但長則可以促之短則可以緩之云似難取質而無起也謹考周禮

曰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奏于　宗廟之中若樂九變則人神可得而禮矣曰此更考樂學軌範則初獻保太平之樂以熙文引入而以基命等九章滾成一樂舞以繹成引出亞終獻宣大業之樂則以昭武引入以篤慶等九章滾成一樂舞以永觀引出以此觀之則周禮所謂樂九變者似是此意也故繹成之章曰左籥右翟曰既九變云者亦此意也然則初獻及亞終獻九章皆倫似無添入之章而第考各章句數字數則初獻通共七十二句三百八字亞終獻則八十七句三百二十八字此則非有他意其時詞臣撰出

時偶有多少耶以故樂師等皆云初獻則樂聲稍短故以他聲引出覆奏云今以新撰樂章添入於初獻貞明之下而句數字數與亞終獻相稱則似為宜當敢啓　傳曰依啓

禮曹辛卯啓辭

掌樂院正權堣疏曰伏以臣職是掌樂而全昧音律試閱衆樂之際漫不知曲調之為如何而取見宗廟樂章歌詞冊音釋印本多有誤音受釐之釐字詩傳小雅篇題及綱目皆以禧出音而重光曲受釐啓後之釐乃以尼釋音禧與尼兩音義意

懸殊必是開刊時放過誤錯之致至於山戎之戎字釋之以容陸梁之陸字釋之以隆孰我之孰字釋之以收無拂之拂字釋之以佛龍綏之綏字釋之以要壺漿用迓之迓字釋之以延髣髴之髣字釋之以佛毋我之我字釋之以耶其他誤音非獨止此樂師等只憑諺釋而誦習承訛襲謬不知其字音之誤傳臣慮其或以叶音和於音律問諸老樂師荅以清濁高低則隨其音律而歌詠故或相不同至若字音則當從本音而曽不知印本之錯誤今始悟云　太廟樂章何等重事而謬誤至此

誠可恠也且臣得見丙寅年禮曹論　太廟樂章啓辭於故相臣李廷龜為禮曹判書時事也　宣祖大王之廟初無樂章至丙寅年始為議製自古有功德之帝王皆有廟樂我國之制亦嘗如此故丙寅年禮曹啓辭有曰　宣廟有光國中興之烈似當別為　廟樂而特未及擧行郎大臣收議亦曰前代帝王雖非創業之主而有功德於民則廟樂亦有別章　宣祖大王既有光國中興之偉烈別製樂章以用之意已盡陳達云云以此見之　仁祖大王之廟亦當別有樂章而闕而不擧豈非欠

禮之大者乎本院樂師輩全無得知有丙寅之事者禮曹不能援例稟定亦已蕩失文籍無憑考知致有闕典良可慨也國家莫重莫大之禮非如臣微末小官所可容喙而既有故事之可據不避僭越敢此冒陳臣言如或非妄並令禮官商議定奪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啓下禮曹禮曹　啓曰臣等取考時用俗樂歌詞諺解冊字則　太廟樂章諺解印本果有誤音八處與權堝疏辭相符此則當初印出時誤寫諺字之致臣曹當令該院一一釐正且　仁祖大王歸述功烈無

得而稱為彝倫既斁而復叙　宗社幾危而再安所當別製　廟樂以效揄揚萬一而茅　中庙朝既無庙樂見在之處　宣廟朝重光樂章至丙寅年大臣收議儒臣博考始為舉行事係重大此非該曹所敢容易議啓議大臣定奪何如啓　傳曰依允禮曹又啓曰議于大臣則領議政金堉左議政李時白以為頃日祔　太廟之時有製用樂章之論而臣等以不敢容易處之之意獻議矣今亦不敢更議議于他大臣處之似當伏惟　上裁領中樞府事李敬輿以為臣素昧禮學其於國朝掌故尤所未曉況此　宗

廟之禮事係極重臣何敢卒以發口以犯汰哉之誚
哉臣得見故相臣李廷龜為禮曹判書時曰　宣祖
室樂章事倫載前後本書覆啓及大臣收議詳悉無
餘見於文集惟在禮官考閱講定稟旨以處伏惟
上裁領敦寧府事金尚憲在外右議政韓興一病不
收議大臣之意如此　上裁何如
古之帝王皆有廟樂禴祀烝嘗奏而享之故既有
祭成湯高宗之詩周有祭太王文武成康之詩兩
漢之制靡得以詳焉宣帝時論武帝樂章則漢亦
有之唐則自高宗至昭宗皆有樂章我國則龍飛

御天歌稱頌　太祖功德五禮儀有熙文昭武等樂以為保太平定大業各十一聲保大平奏於初獻定大業奏於亞獻終獻其詩皆稱揚四王及太祖功德奏於宗廟及　永寧殿以　祖宗功德歌詠而侑之傳之萬世而無斁　廟之樂章獨於大王及王大妃上尊號之時有樂章此則非用於祭祀之樂　宣廟朝有重光樂章　仁穆王后上尊號之時亦有樂章載於謄錄其他謄錄並無樂章臣恐我朝禮樂不相襲於古也近代詞臣文集有樂章者臣未得盡見也故海平府院君尹根

壽文集有　宣廟樂章或云此即重光樂章而其
時尹根壽李好閔製進用李好閔之所製故其樂
章載於定大業十一聲之下故相臣李廷龜文集
有光海追尊母樂章又有光海庶妃樂章此則昏
朝之事何足道哉　宣廟朝禮曹判書黃廷彧建
言廟享奏樂只以國初詞臣所創定若兩章分侑
列聖神位其事功各異不相合著無以格思請
一室各撰一章俾安神道　宣祖諭議未遑是猶
漢文帝之未遑於賈誼之言也此等大禮豈容易
變之哉我朝　太祖以下德莫盛於　世宗成宗

功莫大於　世祖中宗而未聞樂章只以保太平
定大業奏於享祭則今此祔　廟時製用樂章臣
未敢知其必當於禮也伏惟　上裁見潛谷集
傳曰議于金領府事及前領相處之禮曹又啓曰議
于領敦寧府事金尚憲則以為　仁祖大王廟室別
有樂章事不敢容易獻議與金堉李敬輿等所議同
前領議政李景奭以為　仁祖大王廟室別用樂章
以功德則無容他議而　宗廟之禮事係重大在前
故相臣李廷龜為大宗伯時有所倫述陳　啓之事
今者諸大臣又有所獻之議惟在酌而處之伏惟

上裁大臣之意如此　上裁何如啓　傳曰依議

禮曹乙巳啓辭

左參贊宋浚吉劄子伏以臣竊聞　太廟樂章頗錯甚多大有所未安者臣始焉起訝終爲惕誠不知所以致此之由也取考五禮儀樂章軌範等書及國朝諸名臣狀誌所載則　太廟以保太平九章十一聲通用於各室初獻之時以定大業九章十一聲通用於亞終獻其贊頌　先德之章止於　世宗大王時事而以下則闕焉　文昭殿未罷時所用樂章則各室各製之夫　太廟諸室以

九章通用而　文昭殿則各製用之其義意所在誠未能曉也　宣祖朝黃廷彧為禮判請於　太廟一室各撰一章俾安　神道　仁祖朝吳允謙皆名臣其所云云必有所見而允謙之啓諸大臣雜議皆不採用但為　宣廟別製樂章以用之孝宗朝權橃為掌樂正上疏請厘正廟樂請依　宣廟例別製樂章則其上焉若　世祖成宗中宗三世室下焉若　仁祖孝宗兩廟獨不可別製者亦臣所未曉也且　太廟所用之樂雖名以一樂通用而實則各室各奏一章故不但事功各異不相合

着九章而奏止於九室　太廟今為十室則　孝
廟享十室無所可用之樂故不獲已以引出曲繹
成章用之引出時則又疊用其章亞終獻亦以引
出曲永觀章用之　永寧殿所奏亦與此同云噫
此何等地而其所用禮樂顛倒錯戾一至此耶誠
可駭矣且其所製樂章長短不齊其甚短者則一
室之禮未訖而樂章先畢故伶人輩或再奏其章
且　宣祖廟今為享七室其樂章既有舊所用者
又有新所製者於　太祖室亦只用一樂章而
宣祖室則用兩樂章凡此皆甚未安也且初亞獻

所用樂節文武不同音調各異而　宣祖室追製
者則通三獻皆用之此亦非義例也且樂院所藏
樂章註說顛倒錯亂不成倫序亦宜在所釐定爭
寫入刊永為後觀也臣願　殿下下臣此劄令諸
公卿雜議從長變通以新一代之禮樂無貽譏於
後世不勝幸甚取進止
啓下禮曹禮曹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曾在　仁
祖廟反正初臣一相祖父臣廷龜為本曹判書時回
筵臣所達　太廟樂章欲為厘正而終未得歸一只
撰出　宣祖廟室樂章許多曲折具載於其時前後

本曹啓辭尚揭曹中壁上矣觀此左參贊宋浚吉劄子則慨然於廟樂之差誤反覆陳說必欲變通者意有所在依　仁祖朝舊例議于諸大臣後稟處何如
康熙四年八月十七日右副承旨臣吳挺垣次知啓
依允曹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議于大臣則領中樞府事李景奭以為伏以臣曾聞左參贊宋浚吉之言慨然於　廟樂之多錯今見其劄辭欲望從長變通以新一代之禮樂意甚盛也而臣粗聞先輩之緒論　太廟永寧殿之樂雖似錯雜未得輕改意有存焉往在　仁祖朝因相臣吳允謙筵中之啓考諸實

録詢諸儒臣議諸大臣再三啓稟未克折衷只於
宣祖廟撰用樂章矣惟我　仁祖大王明倫紀於既
斁奉　宗社而重興盛德偉烈卓冠千古別有樂章
在所當然為先稟定允愜輿情至於　太廟初獻奏
熙文保太平亞終獻奏昭武定大業引入引出等樂
並奏　列聖之室通用於　永寧殿雖云未安厥有
義意故相臣李廷龜判禮曹時有所考據敷奏詳悉
且於辛卯年相臣金堉之議亦可考矣禮曹並達
厝聰廣加詢議以為從長講定之地似為宜當如臣
昏耄有何定見臣竊復有所懷夫永言依永必須詣

叶於音律可以相濟而和矣而臣等令樂師試之字音調腔或未晓暢亦有茫昧處良可寒心自昔樂院官員中一員必以晓解音律者為之意非偶然若依舊例以知樂者一員置諸樂院則其於釐正不無少補矣敢並附達不勝惶悚伏惟　上裁領議政鄭太和我朝　太廟樂章差謬之說自前有之而竊聞癸亥反正之後已經講定故臣雖屢以獻官行禮聞其歌頌之聲而未嘗致疑於斯也近者外間頗言癸亥後所定有未盡云云臣猶未詳其所以然矣頃日適逢左參贊宋浚吉親聽其言今又見此劄辭釐正之

舉似不可已但念　世祖以下累代樂章到今追述有不可也　宣祖廟已用樂章還為首去亦不可也因循至今必以此也莫重　廟樂非臣昏昧所敢論定令禮官博詢儒臣熟講稟處宜當伏惟　上裁左議政洪命夏以為　太廟樂章以　世宗大王以上之廟樂通用於　列聖各室故兽在　宣廟朝禮官黃廷彧請於各室各撰一章以侑　神位　宣廟有意而未遑逮至　仁祖朝故相臣李廷龜為大宗伯時因筵臣吳允謙所達必欲釐正考出列聖實錄則但有自　翼室至　世宗七室樂章而與樂學軌範

所載者有所不同所謂樂學軌範成於　成廟朝永
為遵行者也取觀其前後啓辭則備陳廟樂節奏之
長短各室通用之曲折其時大臣獻議只撰　宣廟
樂章以頌光國中興之烈而獨於　世祖成宗中宗
三室未有樂章此所以起後人之疑也大槩我廟朝
樂似倣皇朝廟樂通用之制而然歟自古帝王有功
德則必有廟樂既為　宣廟別撰樂章則　仁祖大
王廟樂尚今闕焉　孝宗大王廟室亦無可用之樂
以引出繹成樂用之豈非大段未安者乎儒臣陳劄
意非偶然似當有回此釐正之擧而茅未知今之詞

臣所撰樂師所調果能叶於樂舞之節而無所差謬否也莫重各室已行樂章似不可一時容易變改臣之愚意竊以為　仁祖孝宗兩廟樂章令詞臣姑先撰出被諸管絃叶於音律然後用於兩室容或得宜且樂院所藏樂章音註錯誤處則亦令禮官與該院講究釐正似當伏惟　上裁右議政許積病不收議大臣之意如此　上裁何如康熙四年九月初六日同副承旨臣李畹榮次知啓後日登對時更議處之為良教

禮曹丙子啓辭

副提學李鳳徵上疏內伏以清廟右檝多闕曰宗
臣疏至有賓廳會議之命臣以事體為言　聖明
必已下燭也至於廟頌廟樂每當大享奏假聖灵
其重非如儀典比也曾聞樂章頗差誤取見時謄
錄則第一室歌基命第二室歌歸仁第三室歌享
嘉第四室歌輯寧第五室歌隆化第六室歌顯美
第七室歌重光第八室歌龍光第九室歌貞明第
十室歌大猷第十一室歌繹成此廼初獻樂章而
觀其義旨則與各室功德多不侔五禮儀俗樂軌
範二冊中只列書樂章而不言某室所奏亞終獻

亦如之亡其典樂葦以其所載次序逐　室分排
隨譜誦習為當行之例而然耶各室祧遷之後舊
章回存并附後新章不錄而然耶殷周世祀湯之
詩祭文王之詩皆舉實揄揚高宗中興之德太王
肇基之烈別搆樂章歌之一見可知為某代功烈
也基命章浮海徙慶之句似是　聖穆時事而用
於　太祖廟貞明章允配乾剏之句似是后妃室
所歌而用於　仁祖廟其失序奪倫甚矣此外各
室率多如此其在共承之道不可不速宜定之乞
命春官稟旨施行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謹昧死

以聞

啓下禮曹禮曹啓曰粘連　啓下是白有亦觀此疏辭則　太廟樂章頗為差誤觀其義旨與各室功德不侔是白乎旀茅一室基命章似是　聖穆時事而用於　太祖廟茅九室貞明章似是后妃室祔歌而用於　仁祖廟失序奪倫甚矣乞命春官稟旨施行亦為白臥乎所　太廟樂章隨其世室次茅資揚其功烈製用於　廟享禮祔當然是白乎矣考見本曹文書則只載　世宗以上之廟樂自　文宗至　宣祖皆無樂章只以　世宗以上之樂章通用於各室

是白乎等以反正後因筵臣陳達議于大臣則其
時大臣以為各室樂章皆是始贊先德以為　列
聖通用之樂勞不喻樂章長而奠獻易樂纔始而
奠已畢乙仍于連次通用理勢當然是白乎矣至
於　宣庙則有光國中興之功業別為撰出　宣
廟樂章為白有置今此疏中所謂浮海徙慶之句
似指　穆祖時事則用於　太祖室似不襯着是
白乎矣以其通用之例言之則此亦始贊　先德遍
用各室之意是白乎喻至於　仁祖室則所用樂
章既不協於　聖德且有撥亂反正之偉烈則當

依　宣廟室樂章例別為撰出為宜是白乎矣廟樂
莫大之禮臣曹不敢擅便議大臣定奪何如康熙三
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同副承旨臣洪受憲次知
啓依允
領議政南九萬劄伏以臣甲戌冬間方遭人言惶
恐縮伏之際禮曹以前副提學李鳳徵疏言　廟
樂事回　啓請訊大臣〻於其時即當敝訊而宗
有踖踧不敢者且竊有區〻所懷仍欲附陳而厥
後非但公務無暇亦且疾病多日因循荏苒擔閣
至今不勝惶恐矣今者自　上展謁　太廟有樂

章未備者趂夏享大祭釐正之敎臣之淹延歲月不即献訊之責於此益無所逃尤不勝驚惕竢罪之至且伏念臣於此事自癸亥年間兼帶樂院提調時粗詳首末欲陳於收訊中而恐涉煩絮遲疑至今者也茲敢冒昧論列爲臣謹考　宗庙永寧殿登歌之樂章初献用保太平十一聲而除引入熙文引出繹成二章則其間所用之聲宗九章也亜献終献並用定大業十一聲而除引入昭武引出永觀二章則其間所用之聲亦九章也此外又有初獻前迎神奠幣進饌三章終献後徹籩豆送

神二章而未嘗參錯於兩樂九章之間矣蓋我朝
禮樂之制作始於　世宗朝成於　世祖朝定於
　成宗朝是故兩樂章其稱述　祖宗之功德者
始於　穆祖之浮海止於　世宗之征倭其後則
雖以　世祖之受命中興　成宗之身致太平皆
無所稱述誠以樂既備數不可添加故耳非有闕
文而然也商周之頌成湯高宗及后稷文武各有
廟樂衆其功烈者以配　宗廟之制都宮之內
或七或九各立其廟各專其祀故亦得各有其樂
矣至於西漢廟制雖與都宮有異然其各廟各祀

未嘗不同故其祀文帝武帝也皆以廟樂不稱為
言而別作昭武之舞文始之舞矣及至漢明帝以
後太廟皆用一廟之內以西為上之制廟不各立
則樂亦不可各用固也惟我　祖宗朝定兩樂九
章並用於列聖之祀者亦以一廟之中有難各用
樂章故也且其必以九備數者周禮曰於宗廟之
中奏樂九變則人鬼可得以禮矣兩樂九章宗据
斯義是以保太平之繹成章曰〻既九變盡美盈
善夫然則當初定樂備數之後安得於　列聖之
陞附逐位製樂添加於九章之外耶　宣祖朝禮

判黃廷彧請於　太廟列聖各撰一章　仁祖朝
相臣吳允謙又請追製　太廟樂章以今言之似
皆不攷於九章定數之義至若　仁祖朝詞臣所
撰　宣祖朝廟樂重光一章推以義禮尤有未安
若以　祖宗功德言之則定樂之後　世祖成宗
中宗宣祖並是世室而只撰　宣祖廟一章有若
於世室之中有所取舍　宣祖陟降之灵想必有
怵惕不安其享者矣以樂歌之節奏言之今以重
光一章置之於定大業九章之下行為十章其於
樂必九變之義大相逕庭矣頃在　先大王朝先

正臣宋浚吉為掌樂提調劄陳此事多有論卞請
令公卿雜訊從長變通其時　朝廷以變改為難
寢其事矣臣亦極知　祖宗朝所定不可容訊而
適於待罪樂院時有　仁孝兩廟定為世室之命
太廟世室自　太祖至　孝宗恰滿九數矣臣
於此竊以為保太平定大業皆滿九章之數到今
誠不可加減　宣祖朝追製一章雖曰剩數仍循
用之以至四朝則到今亦不可刪去若必欲就其
中有所通变初献亜献依前用保太平定大業九
章至於終献变前日疊用定大業之規別成一樂

以備九章而於其九章之中称頌世室九位之功德則其於舊樂初無添改之嫌世成中三室皆得備樂而　宣祖朝追製一章雖於定大業以剿而減之得於終献之樂備數而為用　仁孝兩廟揚厲頌美之道亦可無欠缺之歎禮樂精微雖不敢與論以事理稍似穩當故以此意謹具一疏敢以上請矣徐又考見前代典章凡　宗廟祭享初亞終三献各用三樂者雖多而亞終献之並用一樂者亦有之矣今於　太廟終献畳用亞献之樂而不為別製者抑不知別有其義否乎今世詞臣及

樂師皆無曉解音律者今雖草創制樂其比　祖
宗所製之樂無斑駁乖舛之譏否乎我　聖朝歷
數無疆見今世室九位之外世〻觀德又未知有
幾廟則終献九章既備其數之後更難添加又必
有如今日之時矣凡於此等去處皆難得其恰當
底道理故疏既成不果上矣前副提學李鳳徵之
疏乃有每室各加一章之請該曹回啓又獨請於
仁祖室依　宣祖室例別撰樂章以臣愚淺之
見似皆難於施行矣且於茲事必欲泝源而言之
則今我四祖既遷於　永寧殿而四祖之詩猶用

於 宗廟此則或可曰以祖考之事歌之於子孫
矣 永寧殿又用 太祖 太宗世宗之詩是以
子孫之事歌之於祖考也求諸古義既不類扶以
常情亦不合當初製作之本意誠有不可解者如
欲倣我 朝文昭殿之制各室各製樂章而用之
則保太平定大業二樂將廢棄而不用茲事至重
今何敢輕有擬議乎且竊伏念樂之本乂不在於
鍾鼓亦豈在於詩章增減之間而已哉方今上自
朝廷下至黎庶其為切急之憂誠有不可勝言
者此等典禮徐待 聖朝治化之成証其可否似

合於前後緩急之序且一款變動輒有妨碍者有如此不可造次易〻為也昔宋仁宗時命朝臣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韓琦以為　祖宗舊法遵用斯久不若窮仕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當今所急又在邊備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訳急其所急在理為長仁宗遂命停訳仍用舊樂矣伏願　聖明覽古察今更加澄念而仍命以該曹面啓收訳於諸大臣以求當理之歸不勝幸甚取進止

啓下禮曹禮曹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議于大臣
則左議政柳尚運以為於皇　聖穆之詩歌於荼一
室思齊　聖母之詩歌於荼七室殊非据實稱述之
意且有重光章別撰之例此該曹所以有改議之請也
保太平十一聲除引入引出二章自基命至大猷九
章詠歌於初獻之時而次荼奠爵於各室之際雖有
荼几室之事自是通用一廟之樂似非各奏各室之
意也蓋各室未滿九數之前樂章則不減於九數各
室雖過於九數之後樂章亦不加於九數樂以九奏
為禮故也既不以各室多少有所增損於樂章若逐

室稱述則不成九數或撰或否則嫌於取舍此其難處者也　宣祖廟樂章別撰之時該曹亦以添入為難計其字數欲其相稱而猶未充有所延庭於九章之義則到今別撰之議尤恐有室碍難行者矣在昔漢章帝時以孝明皇帝廟樂事東平王蒼議以為孝文廟樂曰昭德孝武廟樂曰盛德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世祖廟當同樂云云其所昭德盛德迎是各祀時所用之樂雖與樂之一章有間祫享之後寢而不進孝明廟樂援此義例同樂於　世祖之廟則其無稱

述於各室而一廟之內通用一樂自漢已然遵用
祖宗朝定著樂章之外以臣憎陋之見不敢輕議伏
唯　上裁領議政南九萬以劄陳不收議右議政申
翼相病不收議領敦寧府事尹趾完在外不得收議
大臣之意如此　上裁何如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十
七日同副承旨臣沈枰次知啓病不收議大臣處亦
為問議以啓為良如教書啓目粘連　判下是白有
亦議于病不收議大臣則右議政申翼相以為臣久
病昏霿之中不敢強其所不知有以仰對矣今於更
詢之下惶悃罔增仰念　宗廟之樂成於九章不以

自不得不次次延至各室樂院謄録雖有其章奏於
某室之語本非各就各室各奏一章之意則或其事
功各異不相合着者本不至於為病矣前後逐室各
撰之論抑或未詳此義而然耶蒭念　廟樂本九章
宣祖室追制廟樂亦一章合而計之不過十章而
太廟今為十一室故當其　廟享之時享事未畢而
樂章先盡終室無可用樂章不得已以引出献官章
用之至於引出献官時又疊用其章夫引出章以私
家祭儀言之近於辞神之義方祭時用此章尤無意
義伏況我　朝聖敬神承此後觀德之廟不止今日

之數而已則其將以何樂徒用於各室耶蓋九章之樂本應九奏之義則九數之外固不當追補剩章矣引出之章既涉辟神之義則方祭之時亦不當徑用此章矣若以基命篤慶復奏終室以補其不足而雖他日世室既多之後又以歸仁濯征以下樂章繼之隨其室數之增多而循環不已通奏各室則雖以此傳之無窮亦必無弊矣豈復有如今室碍不通不成倫理之患耶臣又按天啓丙寅年撰出　宣祖室樂章時禮曹　啓辭大旨則曰熙文昭武兩樂宗取周禮樂九奏之意故初獻及亞終獻九章皆倣似無添

入之章而茅考各章句數字數則初献通共七十二句三百八字亞終献則八十七句三百二十八字此則非有他意其時詞臣撰出時偶有多少耶以故樂師等皆云初献則樂章稍短故以他舞引出覆奏云今以新　撰樂章添入於初献貞明之下而句數字數與亞終献相称似為宜當以此蒙　允至於追製矣拠此則重光章雖本為賛頌　宣祖功德亦為初献熙文樂章短於亞終献昭武樂章故其長短相親而有是撰出則一依其時　啓下之意只於初献貞明之下當為添入而今見時用譜冊則既入於初献

大猷之下又入於亞終獻赫征之下　叅時通三獻以用與當初陳啓之意大相逕庭誠不知其由也抑又思之重光章辭曰於皇　宣祖峻德重光格天昭証正我宗祊抗義除凶奠我封疆窃覗章辭之意以洗國証靖倭訖兩義為主所謂格天昭証者文德也抗義除凶者武功也重光一章實包文武二意矣通用於熙文昭武者無乃以此之故耶雖然一章之樂通用於三獻者既非宗庙樂章之類例也添入初獻以補其不足者本欲兩樂長短之相稱也其不可通用亞終獻無可疑矣且丙寅年樂章追撰之時宣祖

室方為終室故雖以追撰樂章用於本室其在情文實無所起矣及至　元宗　仁祖　孝宗　顯宗四室之後宣祖室則仍用其本樂章　元宗以下諸室則及以　大宗及　太宗王妃　元敬王后樂章繼用之雖曰追撰樂章當用於本室以其倫序言之則先奏者神孫之樂章也後奏者睟祖之樂章也其為顛錯失先後不亦甚乎況太廟樂章意主通用初無逐室各撰之事故雖是　太祖　太宗之室既不用本室之樂則獨於　宣祖室不計樂章之芬次仍用本室之樂章尤非義例之所安者也夫　太廟樂須本

為奏假先灵其義之重亦非儀典之比而顛倒錯戾至於此拯事理之不安亦復如何也乞命春官商訂定奪俾無如前未盡之患不勝幸甚

不俟忝叨梨院欲疏論　太廟樂章屬草未上呈病將遽始取　廟樂諸章各成註說以別某章是為某　朝事仍又收緝前後論樂章疏啓收訖錄成一冊為院中故事仍附未徹之疏以竢後来君子之考證云爾

丁巳十月二十日大臣侑局堂上引見八　侍時工曹參判李宗城曰大臣以雅俗樂事有所

陳達臣亦有所仰達者矣臣之亡祖叅判臣
待罪掌樂正時適值有厘正廟樂之　命欲上
一疏論列以聞而平生譏挹之懷不欲遽當論
事之名仍為一部冊子置諸樂院名之曰樂院
故事廟享樂章則逐段註解又取前後諸臣論
樂章疏啓仍附疏草以備後考若令大臣及樂
院提舉講究　稟處則好矣　上曰曾不知有
此事矣冊子入覽後大臣與樂院提舉從容講
究以稟可也○同月二十一日晝講入　侍則
知事尹淳曰臣方待罪樂院頃有陳達而猶有

未盡故敢此仰達矣李　所輯樂院故事頃
有取八之教而多有誤字方與李宗城校正而
樂章無序多有未解蓋　世廟制樂欲復古道
宗廟諸室各用樂章故　四祖暨　太祖太宗
室則各有樂章而　文宗以下諸　室廟樂未
備獨　宣廟室適有樂章焉　文昭殿未廢時
各　殿各有樂章而壬辰亂後散失無存四祖
祧入後殿之後其樂章則尚用於前殿故次次
遞下　當室樂章不得用於　當室而至于
顯廟以下諸世室則還用　四祖樂章次序顛

錯樞為尚簡故李廷龜黃廷彧吳允謙宋浚吉
李鳳徵諸人皆有改正之請而重於改正至今
未遑李　以為雖難猝改而若取其中稍加
重正亦可定其次序耳　上曰樂章之若是無
序誠可惜矣覽其冊子可以知之而群為律身
為度而後可議制樂若改作而反失其本意則
將奈何淳曰臣亦非謂改作也若　下覽其冊
詳其委折則　睿思裁量庶或有變通之道矣
上曰當覽其冊子而更議為之耳